

实力榜

中国当代作家
长篇小说文库

疼痛

TENG
T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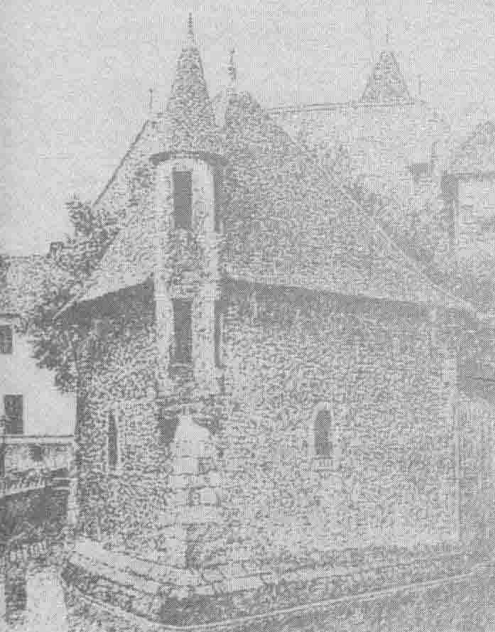
海外借

海男 + 徐则臣 + 黄发有 联袂推荐
上海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品

实力小说家王传宏继《收获》杂志推介长篇小说《我走了》之后，长篇新作《疼痛》烛照人性，直面职场人生。

王传宏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疼痛



实力小说家王传宏继《收获》杂志推介长篇小说《我走了》之后，长篇新作《疼痛》烛照人性，直面职场人生。

王传宏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疼痛 / 王传宏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8

(实力榜·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205-0460-7

I. ①疼…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3221 号

责任编辑: 全秋生

封面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何小遇的阑尾炎发作的时候是在下半夜。

何小遇梦见自己精疲力竭地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奔跑。她能意识到自己应该到某个地方去，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到底是什么地方。但是，她必须要到那里去，这个念头却是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外面黑乎乎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人，身上的衣服被吹得沙沙地响。何小遇忽然发觉那衣服已经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松脆而轻飘，何小遇不得不伸出手按住它。因为心思过于集中，便顾不上脚下的路。终于一个趔趄，一头扎进了黑咕隆咚的深井里。

那井深得像是没有尽头。降落的过程漫长而充满快意，何小遇在那一瞬间忽然发觉自己变成了孩子，一个坐在泥地上张着嘴巴哇哇大哭的孩子。满手满脸都是泥，泥巴与泪水搅和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品牌的面膜。于是，何小遇便小心地把手掌心里的泥一点点地抹到脸上。黏糊糊的泥巴很快便干了，像是有无数张看不见的嘴巴在动，发出细小的啾啾声。这感觉虽然新奇，却多少有些让人不舒服。何小遇下意识地想把脸上的东西擦干净，恍然间却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脸上早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发现有点让何小遇伤心，身体也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何小遇在飞落中能看见井壁上光滑圆润的石头，深绿色的青苔上，细碎的水滴密密麻麻地落在上头，汗珠子一样。何小遇伸出手去，想试试那些水滴的温度。可手指刚触过去，那些水滴和大大小小的石头就像是施了魔法一般，一下子全消失了。何小遇感觉自己的手像是被塞到一只大而无当的瓶子中，空虚而孤单，又像是触在自己的身体里，体己而疼痛。这感觉是如此令人感动，何小遇觉得连自己的小腹都忍不住皱缩起来。

何小遇看见自己大张着嘴巴，在梦中重重地打了个哆嗦，醒了过来。随后，她便被巨大的疼痛覆住了。以前，何小遇的阑尾炎虽然也发作过几次，但吃点药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不像这一次，疼痛一直缓慢而坚决地一点点地扩散，就像是有一小股风钻到一只扎紧了绳子的口袋里，因为找不到出口，便一会儿鼓到这里，一会儿鼓到那里，坚硬而暴躁。何小遇很快便分不清到底是身体的哪个部分在痛了。

何小遇挣扎着想到医院去，但是刚从床上下来便摔到了地板上。与何小遇住在一起的西村省二，半个月前就回日本去了，何小遇一时想不出还可以请谁帮忙。情急之下，她给谢邀打了个电话，这是何小遇想到的第一个电话号码。虽然在这个时间给谢邀打电话，肯定是要给他惹麻烦的，但她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么多了。

幸好，谢邀的手机没有关机。何小遇原本只是想让谢邀把她送到医院里，没想到电话还没有拨通，便痛得龇牙咧嘴、泪流满面了。手机的铃声在那头铃铃地响着，却一直没有人接。声音在静夜里听起来也像是病着了，有点像是得了急症的病人虚弱的呻吟声，引得何小遇的肚子痛得越发地厉害了。何小遇正打算放弃，那边却接电话了。何小遇抓着话筒哽咽着说，我生病了，快来帮帮我。

在这之后，谢邀如何赶到何小遇家，又是怎么把她送到医院里，她已经记不清楚了。何小遇只记得谢邀在灯光下手忙脚乱地收拾东

西，然后弓着背把她背到停在楼下的汽车里。谢邀的背很宽，弯曲的弧度正好贴在她疼痛难忍的腹部，十分熨帖。何小遇不由闭上了眼睛。

躺在医院的急救床上时，疼痛似乎变得越发让人难以忍受了。正在睡觉的值班医生打着哈欠给何小遇草草做了检查，只说了句是阑尾炎，要马上做手术，之后便不见了踪影。因为何小遇不停地喊痛，护士过来打了一针止痛针，却几乎一点作用也不起。疼痛依旧无边无际地持续着，就像是一只巨大而隐秘的手，狂躁而耐心地揉捏着何小遇的身体。查血液、量血压，该做的检查都已经做完了，连汗毛都剃净准备好了，却迟迟不见动手术的医生的影子。

见何小遇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谢邀急得团团转。以他以前在报社做记者时的脾气，早就冲出去找到院方，给他们点颜色看了。可现在谢邀已是今非昔比，那种近乎失身份的事自然不会再做了。再说，这深更半夜的，又到哪里找人去？

等了两个多小时，值班医生这才重新露面。何小遇在进手术室之前，只来得及握着谢邀的手说了一声谢谢。何小遇还想说点别的什么，被谢邀伸出根指头制止住了。于是，何小遇便听话地闭上了嘴。而且，肚子痛得实在是太厉害了。何小遇拼命咬着牙忍住痛，很快便把谢邀忘到了一边。

手术室里闪着绿幽幽的光，不时有穿着湖绿色手术衣的人在里面进进出出。有人示意何小遇把身体躬成虾米状，然后在她后背的脊椎上打麻药。何小遇很快便感觉下半身没有知觉了。一个戴口罩的女人拿着一根长针在她的身上上上下下地扎着，问道：痛不痛？何小遇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

不时有人在身边忙碌着，把各式各样不知道做什么用途也看不出名堂的管子跟何小遇的身体连接在一起。有人在她的手背上扎针，何小遇的眉头跳了一下，睁开了眼。

屋子里有血红色的灯光，极小的一点，一闪一闪地，像是某个

看不见的人体器官在隐秘地活着。定时器的嘀答声，催着人的心跳，一声声地。何小遇能感觉到被切割、推拉的声音传过来，扯得肚皮一痛一痛的。胃里有什么东西一阵阵地往上涌。她开始想吐了。

有焦急的声音传过来，怎么看不见呢？何小遇听见有人说，再开大一点。于是，又是一阵切割的声音传过来。何小遇分明能感觉到医生在随意摆弄自己的内脏，就像是在粗暴地对待一头牲口。现在何小遇比任何时候都讨厌自己的身体，仿佛那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而是连她自己也不愿意要的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听见有人说，好了。有人探过头来，发出啧啧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难怪她会说痛。

然后，便是缝合伤口的声音，就像是在粗针大线地缝口袋。针线牵着皮肉，也扯着身体里的痛，像刚刚洗好正在拧干的衣服。疼痛就是那衣服里拧出来的水，滴滴答答、缠缠绵绵的，即便是打了麻药也能感觉得到。

何小遇忍不住有些痛惜，不知道自己的肚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一想到从前光滑无痕的身体上凭空多出个大口子，何小遇便有些伤感。但这样的念头只在脑中一闪便不见了，就像是被手术刀割伤了，站不住脚似的。

何小遇在麻药的作用下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但在睡着之前，依旧忍不住有些奇怪，为什么自己在情急之下想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谢邀呢？

谢邀过去和何小遇是报社的同事，后来，离开单位自己闯天下。虽然对法律知识一无所知，却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而且据说生意竟然十分地红火。当初，春风得意的谢邀曾经想把何小遇也拉到自己旗下，被她一口拒绝了。

何小遇拒绝的理由是自己对他做的这个行当一窍不通，干不了这

个活儿。其实，不相信谢邀真能弄出什么名堂，这才是何小遇拒绝的主要原因。但是，没想到谢邀的事业却一路蒸蒸日上。几年下来，谢邀不仅房子买了好几套，车子也是越换越好。何小遇却依旧拿着每月几千块钱的薪水，每天到报社编那些署着本报讯的破烂稿件。

以前，谢邀虽然写出来的新闻稿不怎么样，有时连消息和通讯的标题都分不清，但不知他在背后做了什么手脚，总是能受到那些采访单位的青睐。何小遇因为这张报纸八股气十足，牌子又不响，不像那些大报的记者走出去那么硬气，每次出去采访时都觉着矮人三分。谢邀却似乎从没有这样的感觉，总是热络地与人握手，没过多长时间便能跟人拍着胸脯称兄道弟了。

谢邀写的稿子在报纸上登出来之后，那些采访单位的人经常满面春风地到办公室当面道谢，给足了他的面子。这常常是谢邀最得意的时候，拍拍打打地与来人说着笑话，仰着头哈哈地笑着，然后和他们一起到饭店吃饭。闹出的动静，半幢楼的人都能听见。

对这一切，何小遇在私下里总是忍不住有些惊奇，不明白谢邀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表面上看起来，那实在是个普通平常的男人，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而且，在何小遇看来，谢邀写的稿子远不如自己写的。何小遇一点也不明白，他是用了什么招数，把那些人哄得团团转的呢？

谢邀在来报社之前在一家企业做办公室主任。虽然整日里迎上送下，围着领导的屁股转，却一直是工人身份。当初，谢邀十几岁就到厂里当学徒，跟他一起进厂的师兄弟们那时大都还在车间里三班倒，谢邀就凭着那么点小聪明和机灵活络、有眼色，从端茶送水的勤杂工做起，直到做上办公室主任。官虽不大，到底是有些身份的。反正比上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谢邀倒也心满意足。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原本看起来热闹红火的厂子，不知怎么忽然就宣布破产倒闭了。厂里顿时乱成一团。一开始大家还巴望着能

重新安排工作，先是无休止地争吵，然后便是各式各样复杂烦琐的清算。直到拿到遣散费，大家这才彻底死了心，各人自找出路。

厂里有点门道的差不多都在想方设法远走高飞，谢邀自然不肯落在别人后头。先是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转了干，后来又拐弯抹角地弄到报社吃起了文字饭。

刚到报社的时候，谢邀甚至不会写稿子。但是这对谢邀来说，并没有多大妨碍。新闻稿写作差不多就那几个路数，即便不会写，看一看也就会了。这张报纸又是面向工矿企业的专业报，谢邀对工厂生活毕竟熟悉。那里面的弯弯绕儿，他就是闭上眼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谢邀虽然没读过多少书，却到底是个聪明人，肯钻、会琢磨。没过多久，便在单位里混得像模像样了。

而且，谢邀的能耐很快便让单位的同事们有些刮目相看。

一次，何小遇和办公室的几个女人跟着一家旅行社去黄山旅游。谁知，在回来的路上，车却意外地抛了锚。原本应该早晨六点钟返回的，结果却一直折腾到晚上八点多才到家。一般人遇上这种事，虽然生气，却只能听之任之。何小遇她们自然是窝了一肚子的火，咬牙切齿地把旅行社恨了一顿，也只能自认倒霉。

平白无故地在路上折腾了一天，第二天还要按时按点上班，女人们不禁在办公室里发起了牢骚，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怎么偏偏遇上一辆老爷车？还有，那么多旅行社，为什么就鬼使神差地偏偏挑中了那一家呢？

那天，谢邀恰好在办公室没有出门。在一旁还没有听完便“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还是你们女人好欺负，打落了牙还要朝肚子里咽。

何小遇说，不朝肚子里咽又能怎么样呢？难道去告他们吗？

谢邀一拍大腿，说对呀，找旅行社索赔去！

女人们见他这么说，便起哄，让他做她们的代言人，跟旅行社

打官司去。事成之后，一定好好谢他。几个女人原本只是开玩笑，谁知谢邀竟有些当真了，斜着眼睛看着她们，笑道：行啊！可这官司要是打赢了，你们打算怎么谢我呀？

一个年龄较大的女编辑推了谢邀一把，说你要怎么谢？莫非要让她们以身相许？

女人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说行，事成之后，我们以声（身）相许，请你唱歌去！

谢邀一边笑，一边拍起了胸脯，说行，这事全包在我身上，你们就不用烦了。

那时候，谢邀还是刚到报社不久。虽然他说得认真，女人们却有点将信将疑，并没有拿他的话当回事。谁知，谢邀第二天就让她们到旅行社去拿赔偿金。谢邀与旅行社理论时的模样，把几个女人惊得目瞪口呆。谢邀不仅口齿伶俐，思维明晰，提出的索赔理由更是刀刀七寸，让人心服口服。

旅行社原本只答应赔偿她们的回程车票钱，谢邀不同意，说，旅行社首先应该赔偿她们十几个小时的误工费。其次，因为车在半道上抛锚，影响到她们第二天的工作。结果当月的全勤奖没了，还将进一步影响到她们的年终奖。这个损失，也需要旅行社承担。而且，在汽车出了问题之后，旅行社是让她们坐过路的普通车返回。而之前在与她们签订的旅行合同上，却明明写的是豪华车。这普通车与豪华车之间的差价，自然也要旅行社赔偿。

不仅如此，通过这件事，他还发现旅行社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当初她们交钱旅游的时候，旅行社给的只是普通收据，不是正式发票。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遇到这种现象，自然有义务向有关部门举报。

面对谢邀的强词夺理，旅行社自然不服气。全勤奖没了，年终奖被扣，这只是你说说而已，谁能够证明呢？别说我们不该赔，就是退

一万步，真该赔偿了事，也应该你们到单位里写证明过来才算数。至于当初只有普通收据，那是因为当事人没有要求他们给正式发票。

谢邀当即反驳说，她们这次旅游只是个人行为，并不是单位组织的集体行动，凭什么要拿单位证明？至于没有给正式发票的问题，难道当事人没有要求就不给了吗？这是十分明显的违规操作，有偷税漏税之嫌。

旅行社毕竟理亏，不敢与谢邀认真理论下去。而且，谢邀是报社记者，旅行社也担心他以后真会给他们找什么麻烦。虽说那张报纸不怎么样，可要是弄点什么事做由头在报纸上曝曝光，影响还是有的。而且，谢邀还一再暗示，自己与工商局的人关系很熟。要是真把他给惹恼了，伙着工商局的人一起来调查一下他们偷税漏税的事，就不是这几个小钱可以打发的了。

这最后一个理由终于把旅行社的人说动了，这才委委屈屈地答应下来。

算起来，何小遇她们这次旅游满打满算每人只花了一千二百元，结果旅行社却赔了一千五。不仅白玩了一趟黄山不说，每人还净赚三百元。见谢邀这么能干，几个人在感激之余，把那白赚的钱拿出来请他到饭馆吃了一顿，又在 KTV 包房闹了一晚上。谢邀在报社的名声也从此大振起来。



后来，谢邀便开始悄悄地追何小遇了。

谢邀那时正在闹离婚，虽说与妻子已经分居了，但离婚手续还



没有办。何小遇那时刚大学毕业，人长得清纯而美丽。在一般人的眼中，两人各方面的条件差距很大，可谢邀竟全然不顾，很认真地向何小遇求爱。

谢邀的举动曾经让何小遇惊讶不已，但心里却忍不住一动。毕竟，女人在内心里总是希望被别人爱慕的，哪怕那人曾经是被自己忽略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难道真能走到一起吗？

何小遇曾在私下里认真考虑过这件事，觉得还是不可能。原因倒也不是那些外在的条件之类，而是因为她根本就不喜欢谢邀。在谢邀面前，何小遇一点也没有心动的感觉。要是自己在一个男人面前连心跳都跟平时一样，那还算是爱吗？

为了不让谢邀难堪，何小遇很委婉地拒绝了，理由自然是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虽然那时她早已经与李牧分手了，但何小遇还是把自己与李牧一起出去旅行时的照片拿出来给谢邀看，作为两人依旧情深意长的证据。

谢邀盯着照片认真地看了大半天，忽然说，这照片是谁拍的？用光和角度都不讲究，把人都照灰了。然后很热心地建议道，下次我来给你拍照片，保证可以达到上封面的水平。

何小遇以为，只要自己很明确地拒绝，谢邀就应该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了。因为两人毕竟是同事，这样的事情处理不好，肯定会影响彼此在单位里的形象的，也难免会让人说三道四。谁知谢邀却是这么一副不管不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做派。

谢邀追求何小遇的方式也有些与众不同，那就是不停地说话。何小遇以前从没有意识到，原来他竟然这么能说。谢邀跟何小遇讲自己从前的事，说他虽然家境不好，却从小就是个上进、有主见的孩子；说他几岁开始上学，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怎么遵守纪律，是老师和同学眼中公认的好学生。

谢邀说，我现在的样子你能看出我从前有多听话，有多乖吗？

何小遇便笑，说看不出来，还以为你一生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呢。

谢邀也笑，说我自己也知道现在的状态不好，可不这样根本就不行。

于是，谢邀便说起自己怎么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便退了学，从此失去了大好前程。虽说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还不如他呢，但是，在十七岁的时候便一眼就能洞穿自己的未来，还是让他至今仍然耿耿于怀。

谢邀出生在月城西街的狗耳巷。狗耳巷，顾名思义，既狭窄又曲里拐弯的，一直是月城的平民区，谢邀就是在那里长大的。街上早年聚居着一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月城谋生的外地拾荒人，房子便是那些拾荒人在匆匆忙忙间搭建起来的。虽然低矮狭小，像蚁窝似的密密地靠在一起，寒碜得让人丢脸，但到底是个家，总算是在月城扎下了根基。于是，便密密匝匝稳扎稳打地过起了日子。

如今，那里的房子虽然大都翻盖修补过，到底是在过去的根基上，看起来依旧破破烂烂的。房子的朝向也不对，哪儿有空就在哪儿盖间屋子。初来乍到的人常常会被弄得分不清方向。

那里的住户也大都是当年拾荒人留下的后代，以前或许也在厂里做过，效益不好，又遇上下岗，便又拾起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当然不是再去拾荒，那已经不是他们这样的城里人做的事了。于是便在巷子口开起了五金店、杂货铺，或者是开个小吃店什么的。也有做小生意的安徽人、苏北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吃皮肉饭的女人，租这里的房子，与他们混杂在一起。

从小，谢邀就是在狗耳巷里厮混着长大的。一字排开的香烟店、挂着透明门帘出租影碟的碟屋，还有那些从屋檐里伸出块肮脏布幅的面馆、小吃店，都是他每天放学之后在里头进进出出的地方。谢

邀和几个背书包的小学生一起，被人吆喝着、咒骂着，在肮脏的水泥地上摸爬滚打。一群人跟在那些轰隆隆折进去又开过来的没有牌照的马自达的后面，大声呼喊。但是，他们的锐叫声很快便湮没在狗耳巷灰蒙蒙的天空里，就像是墨水被宣纸吸了去似的。

等到他们的叫声终于能盖住狗耳巷里隆隆的噪音，可以把街上更小的孩子打得哇哇乱叫，就连从街边的门面房里冲出来的举着大拖把的女人也追不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便站在远处得意地哈哈大笑。于是，女人便气咻咻地去找他们的父母告状，一件件地数落着这些坏小子们惹出的麻烦事。有时，父母会当女人的面抽出根擀面杖或者拾起地上的笤帚疙瘩，劈头盖脸地打过来。这一次，他们不敢跑了，只是低头敛眉地站在那里，任由父母打骂。

因为有别人在一旁看着，父母出手自然比平时要重。而且，打着打着便真的动了气，家里的、外头的，各式各样的烦心事已经够让人操心的了，现在他们还这么不知好歹给自己添乱，让邻居瞧不起。因此，手上的力气不由又加重了几分。

有人见状，便说，算了算了，这次就算了，要是再有下次，一定打断他的腿。也有的女人根本不为所动，骂骂咧咧地走了。见她们离开，父母这才叹口气住了手。

虽然刚挨了父母的打，他们却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张嘴号啕大哭。只是低声哽咽着，就连眼泪也流得十分节制，尊严地站在那里，像个大人似的。毕竟，他们已经是中学生了。

那时，上中学都是按照学区划分的。谢邀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没什么文化的工人，一辈子没求过人。而且，就是他们愿意求人，也不知道应该求谁。虽说那时候谢邀的学习成绩不错，却硬生生给耽误了。谢邀至今一谈起那段经历，依然有些愤愤不平。

谢邀上的那所中学是出了名的乱。学生们都知道自己将来肯定考不上大学，所以从不把学习当回事，打架斗殴成了家常便饭。要

不就是早恋，男女学生厮混在一起。常有女学生的肚子大了，结伴去流产的消息传出来，当事者似乎都没有什么羞耻感。

学校的老师对这一切早已经见怪不怪，也不认真管束。再说，现在的学生哪里是容易管的？稍有点过火的行为，便有家长找上门来，要不就是跑到教委去告状。这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事，虽说是学生们自己闹的，要是真的追究起来，这教书育人的责任却是不能不负的。因此，只要不是闹过了头，难以收场，学校里对这些事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老师们每天踏着上课铃声进课堂，然后背书似的讲完课，也不管底下的学生是不是听懂了，反正应付完差事了事。

然而谢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从不自暴自弃。谢邀是班里的班长，不仅上课认真听讲，作业认真，还是学校里各种大小课外活动的活跃分子。谢邀又是那种有眼色、讨人喜欢的性格，几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喜欢他。班主任曾经半开玩笑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今后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每当这时，谢邀总是感觉浑身热乎乎的。

但是，谢邀虽然受宠，却时常能从老师的眼神中看出些犹疑来。那是不信任的目光，因为别无选择而不得不对他寄予希望，却又对这样的希望多少有些不信任。每次见到这样的目光，谢邀总是忍不住有些气馁。因为他也和他們一样，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就为了这样的目光，他曾经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大家瞧瞧。

谢邀的父母从不管他的学习如何，也没有人督促他，甚至连个对他发号施令的人都没有。每天的功课总有些不松不紧的样子，谢邀虽然认真努力，却总能发现有许多东西是自己根本就不会的。每次考试时，谢邀的成绩在班上虽然算不上差，但他知道自己欠缺的地方还很多。可是，这些欠缺的东西却是没有办法补救的，不是他

不愿意补，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老师们虽然对他寄予厚望，却总有些像儿戏似的，也没有人专门给他吃小灶。再说，他们又凭什么给他吃小灶呢？说到底，并没有谁真正在意谢邀的前程，只有他自己才是最关心自己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谢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惑之中。

谢邀开始失眠，整夜睡不好觉。他担心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变得和那些差生们一样，落入破罐子破摔的境地。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次，谢邀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到附近的工厂参加社会实践。带队的班主任临时有事离开了，便吩咐谢邀负责班里的纪律。一名学生见老师不在，拿了一卷铜丝藏了起来，打算离开的时候偷偷带走。没想到却被车间里的师傅发现了，最后告到了老师那里，说是有人偷东西。

工厂就在学校的隔壁，平日里就经常少这少那的，他们早就怀疑是学校里这群不学好的学生干的，只是因为沒有证据，只好作罢。这次终于抓到了把柄，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嚷嚷着要把偷东西的学生送到派出所去。谢邀平时与那个学生的关系不错，再说为了一卷铜丝就担了个偷东西的恶名，总有些小题大做。于是，便想替他说情。

谢邀走过去对班主任说，他知道这事。谢邀原本以为班主任会看在他的面子上，放过那个学生。没想到他刚说完，平日里对他十分器重的班主任竟当即拉下了脸，说，什么？原来是你们合伙作的案？那你也应该到派出所去说说清楚。谢邀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当即与班主任吵了起来。

偷铜丝的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谢邀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

谢邀平时因为成绩好，一直是老师的宠儿，在同学的眼中，也

颇有些威望。没想到这次班主任竟然如此不给面子，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丑。谢邀越想越生气，第二天便写了退学报告交了上去，不再去上学了。谢邀写退学报告多少有些赌气的意思，他是想让班主任知道，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

交了退学报告之后，谢邀便有些后悔了，但是碍于面子，依旧不肯服输。如果这时班主任能登门了解情况，哪怕只是打个电话，给他一个台阶下，谢邀也就不打算再坚持下去了。但不知怎么，一个星期过去了，依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平日里对他十分器重的班主任似乎一下子把他给忘了，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这个人似的。谢邀忍不住又羞又气，越发不愿意再去上学了。

见谢邀不声不响地退了学，父母虽然十分意外，却并没有多说什么。谢邀也不肯多加解释，只是瓮声瓮气地说不想上学了，再问，便不吭声了。谢邀虽然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却总像是与他们隔山隔水一样遥远。家里共有兄妹七个，谢邀排行第四。因为孩子多，父母的任务似乎就是让他们吃饱喝足，至于其他的事情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谢邀从小便是在众人的忽视中长大的。在谢邀的记忆中，他从没有与父母有过什么亲昵的举动，小时候甚至没有人带他洗过澡。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组织打防疫针，谢邀不知怎么就是死活不愿意打。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谢邀不肯打针一定是因为怕痛，班上的同学甚至因此嘲笑他是胆小鬼。只有谢邀自己才知道，自己并不是怕痛，而是因为担心打针的时候露出胳膊上厚厚的污垢，这才宁愿被人嘲笑，抵死拒绝的。

后来，谢邀曾把原因告诉过父母。谁知母亲只是在谢邀的后脑勺上不轻不重地掴了一巴掌，便把他扒拉到了一边去。骂他都这么大了，连干净邋遢都不知道。就好像谢邀没有换洗衣服，没有人带他去洗澡，全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似的。